

請天台寺名啓

釋法經等

上文帝論衆經目錄書

釋道林

啓文帝

釋曇延

臨終遺文帝啓

釋海順

致道傑書

釋道傑

報海順書

釋智詵

答

釋洪遵

遺暉公疏

天台佛壘山神

送釋智晞疏

卷第一百九

釋十九

疏

齊沈約

爲皇太子禮佛願疏

爲齊竟陵王解講疏

又

爲南郡王捨身疏

捨身願疏

梁簡文帝

爲諸寺檀越願疏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爲人作造寺疏

陳永陽王伯智

解講疏

隋晉王廣

受菩薩戒疏

釋智顥

發願疏

書記洞詮目錄卷十

卷第一百十

道一

周

鬼谷先生

遺蘇秦張儀書

同前

蘇秦張儀答鬼谷子書

齊

涓子

遺蘇林書

同前

答桑輜

秦

姜叔茂

與太極官僚書

安期生

與始皇書

蜀

張仲子

上蜀王開明書

漢

武帝

與車子侯家詔

西王母

問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答問王母

青真小童答上元夫人

東方朔

與親友書

王遠

召麻姑書

麻姑報王方平

與王朗訊

卷第一百十一

道二

晉一

雲林右英王夫人

喻楊羲書

授許長史書

許穆答右英夫人

又

告許長史

告許長史

許穆答右英夫人

告許長史

許穆答

戒許長史

與長史

又

答孔默

告公

紫微左宮王夫人

授楊羲書

南嶽魏夫人授楊羲書附

授答許長史

授示許長史

授許玉斧書

紫清上官九華安妃

授楊羲書

南岳夫人授楊羲書並類附

清虛小有天王王褒授楊羲書

紫微夫人授書

南嶽夫人授書

九華真妃授書

茅中君授書

六月二十九日夜授楊羲書

桐柏真人授書附

七月一日夜授楊羲書

告楊羲

南嶽真人告許長史附

中候王夫人

告公

又

卷第一百十二

道

晉

司命君茅盈

喻楊羲書

告許長史

又

告許玉斧

答許長史

三

西城王君答許侯

答許長史諮

又三

定錄中君茅固

喻楊羲論三許書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告許侯

保命君告許長史

並附

許長史答

紫微夫人道此言

又告

又

保命君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因楊羲示許長史 答孔默求乞藥方

示許侯

告許長史

又二十

許穆答定錄中君書

又十四

答許長史

五

授許卿書

卷第一百十三

道

四

晉

三

保命小君茅衷

授楊羲書

又四

紫微夫人授作令與許長史

附

告許長史

與許長史

告長史

授許長史

荀中候書示許長史

並附

保命答許長史

答許長史

太元真人答許長史

並附

紫微王夫人授令因許長史示郗

中君因許長史示郗

噲許長史

告許長史

示許玉斧

又三

右弼真人王子喬

示許侯

四

紫陽真人周義山

喻楊羲書

授許長史

清靈真人裴玄仁

答許長史

張生

書二

卷第一百十四

道

五

晉

四

許邁

遺王羲之書

謝遷妻孫氏書

孫氏答夫許邁書

與弟穆書

又

許穆

答右英夫人

又

答定錄君

又答右英夫人

論華氏書

與賈玄道書

太元真人答許長史

附

與中子虎牙書

又六

楊羲夢許長史書

許玉斧

與南真辭

與父書

又十六

卷第一百十五

道六

晉五

楊羲

與許長史穆書

又五
十

答許玉斧書

又六

答許虎牙書

又

白諸真疏

卷第一百十六

紫微王夫人答

道七

晉六

葛洪

與鄧嶽疏

謝安

道民帖

王羲之

玉潤帖

南齊

高帝

手詔孔靈產

武帝

答陶隱居入山詔

入別敕

顧道

答劉法先書

梁

武帝

與陶隱居書

答陶隱居書

梁朝士大夫問陶隱居

陶弘景

梁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請雨辭

進周氏冥通記啓

武帝答陶弘景手詔

趙威伯

作事上保命

韓侯作事

隋

晉王廣

召徐則書

卷第一百十七

詮遺

卷第一百十八

詮遺

卷第一百十九

詮遺

卷第一百二十

詮遺

右合目錄總一百三十卷

大明萬曆歲丁酉仲夏汝南郡鏤版己亥孟秋竣工

郡學生梅安祚石卿

邑學生梅嘉祚錫余

太學生梅膺祚誕生

太學生梅咸祚少虛

太學生梅侯祚次公

太學生梅慶祚子雲

邑學上級兔冲

太學杜士都無瑕

小學」 梅士好無尤同閱

圖書編目卡

八四金卷七

書記洞註目錄卷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周

王滿生

告周公旦書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周公導入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周公導坐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社稷且危傳之於膺

劉向說苑

周公旦誠子伯禽書

伯禽之爲魯公也有民鬪于莘魯公不能

理周公聞之而憂以書誠魯公魯公行之三年而魯國化

我先王之末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履涉艱阻及我文考宣揚令德以受休命作邑西土猶共侯職汝伯考嗣休奄有天下恢祖宗之烈耿光被于民神實汝文考伯考之績也鎬人曰予輔之自汝封于魯邑予夙夜憂懼汝亦無怠厥德以忝我先王及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在鄙其封不遐汝亦式之以毋貽叔父戚洛邑旣營遂荒鎬豐予又受汝伯考之命至於今不復以汝有髦志委汝以魯之社稷以及其故舊人民汝其念前言今莘士之人不靖舍其桑業弛其禮讓流言于國無乃故舊不親大臣不以求備于一人以致是咎予日念茲若隕深淵汝惟克勤毋怠以鎮綏莘土之人予言不再

右天祿閣外史僞書之極無意義者聊附分錄

馮睢

間遺宮他書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睢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

候得而獻東周

東周立殺宮他

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

戰國策

魯

宣公

姬姓名倭又作委史記作倭一名接文公庶子襄仲殺世子惡及視而立之在位十八年

其先周公子

伯禽封于魯

命季孫行父書

行父魯宗卿謚文子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弑紀公以其寶

玉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公執之對曰毀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臧竊寶者爲軌用軌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辜也乃舍之

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

里革更書

革魯大史

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適爲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

國語○左傳云公命與之邑曰今日

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敎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

鷹鶲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枉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係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戩檮戭大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行內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

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按傳不云書因附於後後並倣此

哀公

名蔣定公子十七年而孫于越在位二

與齊人書

哀公會吳師伐齊戰艾陵齊師大敗獲國書等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

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春秋左傳

臧孫辰

文仲魯大夫

遺魯書

君而拜公使大夫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公及大夫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召篋衣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而問焉泣下襟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負同者其文鎔鎔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保於獄矣寇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劉勰文心

雕龍云文仲
謬書于羊衷

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

羊羊有母食我以同免冠纓不足帶有餘

劉向列女傳○王弇

州世貞尺牘清裁云按齊繁臧文仲事不見正史辭亦類饒歌非尺牘語

季孫宿

武子文子行父之子

予襄公璽書

襄公名午成公子

襄公二十八年以宋盟故朝楚明年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國語注云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璽封書也

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

左傳

同前

國語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公未言榮成子曰卞有臯而子征之子之縗也又何謁焉子冶歸致縗而不不出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

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

告叔孫豹殯書

穆子桓公子叔牙之後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昭公時季孫謀去中軍堅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謂叔孫穆子豹也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于賓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衛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杜洩叔孫氏宰

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

左傳

齊

桓公

呂姓名小白僖公子其先太公呂尚封于齊本姓姜氏

遺魯書

魯莊公時

齊襄公淫暴諸弟懼禍及子糾奔魯小白奔莒及襄公見弑小白自莒入是爲桓公魯亦遂殺子糾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遺魯書魯人以爲大夫任政

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

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

史記○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國語及管子諸並有載亦不云書

內楹示子書

晏嬰

字仲謚平萊之維夷人歷事靈公莊公景公爲齊相

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春秋

同前

說苑

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齊人

納景公譜晏子書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云云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悅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母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東畔海濱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

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

晏子春秋

晉

惠公姬姓名夷吾獻公子其先周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于唐至又侯封弟成師于曲沃

遺里克書

里克太子傳

獻公薨公子夷吾重耳俱在外里克殺奚齊悼子夷吾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卽得入請以河西之地與秦又遺里克書秦穆公發兵送夷吾入而立焉是爲惠公惠公入殺里克而背秦之賂

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左傳

上獻公書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以爲師

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

說苑

介子推

一云介之推琴操作介子綏劉向列仙傳云介子推姓王名光

懸宮門書

獻公殺太子公子重耳夷吾出亡夷吾立爲惠公子懷公立秦使晉弑之而內重耳是爲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與其母遂偕隱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公山中於是環縣上山而封之因號曰介山

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

史記○索隱曰五蛇卽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

同前

說苑亦云懸書宮門呂氏春秋新序琴操並作歌其辭互異說苑又作舟之僑陳辭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

魏絳

畢萬之孫萬事獻公爲大夫賜之魏以魏爲氏

授悼公書

悼公名周襄公會孫

悼公會諸侯於雞丘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曰必殺魏絳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斬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矣反復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歟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歟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歟於司寇

左傳

同前

國語

臣誅於揚子不忘其歿日君之使使臣狃中軍之司
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歿無犯爲敬君合諸
矣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歿之

罕舌肸

叔向罕舌職之子

詔鄭公孫僑論鑄刑書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詔子產書子產以書復之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鄭果災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
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

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
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
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彊
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
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
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
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

庚午年傳
虞子下得累矣

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虛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虛

公孫僑復叔向書

後見

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左傳

讒萇弘書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弘爲賣周也乃誅殺之

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

韓非子

同前

說苑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于周因佯遺書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

鄭

公子歸生

子家鄭執政大夫

告晉趙盾書

宣子晉正卿

晉靈公蒐於黃父遂合諸侯於扈不見鄭穆公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宣子晉輦廟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

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
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
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
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
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
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
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
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又曰鹿茲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
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亾
矣將悉敝賦以待於脩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
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

所逃命

左傳○夷穆公大子卽靈公○歲音闡
勑也勑成前好音音蔭所休蔭之處

公孫僑

子產一字子美

告晉范宣子士匄論重幣書

士匄文子士燮子
其先食邑於范
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

幣○鄭伯簡公姬姓其先周厲王少子友封于鄭

以壤字起季字

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
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
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
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
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
齒以焚其身賄也

左傳

書記洞詮卷第一

終

春秋外傳註疏卷之三
具此二書
舊文以音義文
之行乃可讀

書記洞詮卷第二

吳江東 梅鼎祚 簡輯

吳

吳王

姬姓名夫差父闔閭與越王句踐戰檇李射傷闔閭且死謂夫差曰必毋忘越夫差擊越敗棲于會稽越行成于吳吳王許而釋之歸

射越范蠡軍書

初吳王夫差父闔閭與越王句踐戰檇李射傷闔閭且死謂夫差曰必毋忘越夫差擊越敗棲于會稽越行成于吳吳王許而釋之歸句踐與范蠡文種謀所以奏吳吳王遂益驕越伐吳吳王率羣臣遁去達于秦餘杭山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范蠡之軍大夫種書矢射之

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

病矣大夫何慮乎

文種射報吳書

種字子禽本楚南郢人爲宛令

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句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句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于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

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笞越親戕吳之前王臯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爲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列青天敢不如命

吳越春秋刻○

按越絕書作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臯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辟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臯而王恒使其芻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鬻命矣又作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

伯嚭

楚伯州犁之子父難適吳

遺越大夫文種書

越攻吳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天種不可太宰嚭遺種書種受書讀之歎曰殺之越與

吳同命

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

韓非子

王孫駱

移公孫聖記

吳王夫差興九郡之師將與齊戰行有日道出子胥門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鑊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鐸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召太宰嚭而占之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

伐齊也王大悅賜雜縉四十疋復召駱告以所夢駱對有越公弟子公孫聖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因移記召之聖得記伏地而泣謁見王正言切諫王母自行使臣下可矣王忿其不祥擊殺之

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

越絕書

越

范蠡

字少伯楚宛三戶人越上將軍

遺文種書

越既滅吳蠡從入越謂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復爲晝遺種種不信蠡遂辭於王

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莫知所適後有讒種於王者賜以屬盧之劍

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以敝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鳥啄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

春秋吳越

同前

史記

越平吳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自殺

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啄

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按狡兔數語並載諸書當由紀

辭越王句踐書

允常子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會稽

句踐滅吳稱伯而蠡稱上將軍還反國爲書

辭句踐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

終所

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歔笞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歔爲此事也今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

史記○按吳越

春秋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歔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減末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歔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歔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歔且須臾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

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
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
越王曰公住乎分國共之去乎則妻子爲
戮蠡曰臣旣逝矣妻子何法焉王其勉之

楚

巫臣

楚申邑尹稱申公

自晉遺公子嬰齊公子側書

嬰齊字子重側字子反竝楚卿

楚圍宋師還子重請取申呂爲賞田巫臣不可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及共王卽位巫臣出奔晉遂取以行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請使吳乃通戰陳吳始伐楚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

爾以讒慝貪慾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

左傳

黃歇

楚人歷事考烈王爲令尹封吳號春申君爲李園所殺

上秦昭王書

歇事項襄王使於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而歇適至秦聞其計是時秦已前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鄖鄖東至竟陵歇恐壹舉兵而滅楚乃上書說昭王昭王曰善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兩虎相與鬭而駕大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

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擧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掠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紹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

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鳩兔遇

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
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
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
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
弟接踵而歿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
毀剗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
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
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
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
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

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
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
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
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
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
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
出而攻留方與銅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
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
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
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

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

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史記

○戰國策不云書爲說秦王曰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某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行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

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歿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剗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得爲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

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舍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注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注一作任。

荀況

荀況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國策稱孫子。

謝春申君書

孫子爲蘭陵令客說春申君以孫子天下賢人藉之以百里之勢不便於君春申君於是使人謝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以賢者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於是又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史記列傳卿仕齊襄王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歿而荀卿廢

因家

蘭陵

癟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歿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

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服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餗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歿夫癟雖癱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腋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餗歿也夫劫弑歿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癟矣由此觀之癟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緝衣與絲不知異兮間妹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

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也

戰國策○惟一作謂

同前

韓詩外傳○莊公通之下有脫

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非比爲劫殺歿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灋以知姦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

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餗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痴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餗歿也夫劫殺歿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珮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書曰上帝甚蹈無自療焉

楊慎風雅逸篇云按戰國策及後有此賦卽荀子書中危詩之少歌也危詩其爲春申君作乎危詩云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

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旦暮晦盲幽暗登昭日月下藏
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
憲革二兵道德純備讐口將將仁人紓約教暴擅強
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比干
見剗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
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
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
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亦疑願聞
上天曷維其同○春秋後語蘇秦上秦惠王書後亦
有韻語後世類書引以爲蘇秦之詩云言語相結天
下爲一合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
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
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甲兵愈起辨
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
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其書今未有考附此

宋玉報友人書

宋玉

郢人爲大夫

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
親也

宋玉集○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兄襄王待之
無以異讓其友其友云與此互異亦不言書

赤牘清裁載楚莊姬上王隱書云大魚失水有龍
音以改亦音己劉勰云文仲謬書于羊衷楚姪託
諷于龍尾指此二事也鼎考劉向列女傳處莊姪
傳云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
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也
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乃使張儀間之
使其左右謂王南游於唐五百里是時莊姪年十
二以緹竿爲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
使人往問之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

王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不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因爲陳三難五患王曰舍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郢之師以擊之乃立姪爲夫人按此實面對之辭本非書也劉勰文心雕龍具諧譏篇未嘗言書王弇州尺牘亦不加辯豈別有據

書記洞詮卷第二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

江東 梅鼎祚 築輯

燕

惠王

姬姓名樂資昭王子立七年爲相成安君公孫操所弑其先武王封同母弟召公奭於燕

遺樂毅書

毅爲燕伐齊大破之遂屠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時田單爲即墨令患毅善用兵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毅毅去之趙單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取七十餘城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乃遺毅書毅使人報之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

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益之不虞君明棄之也希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臯之也寡人之臯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臯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謗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

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臯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

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紂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紂乎猶且紂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紂自累故自前榮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臯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臯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

之此劉向新序所載以爲惠王與樂毅書併有於惠王書往復辭旨頗相酬合國策史記並謂之喜與樂間先大夫宛溪先生每言文義可疑不似間者鼎按書有曰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又云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間之昌國君於燕要以其父毅故耳何嘗有恩遇綢繆如書所稱述哉則新序之惠王與毅者近是矣且向去太史公亦不遠也

樂毅

樂羊之後本魏人爲魏使於燕遂臣燕昭王以爲亞卿封昌國君

報惠王書

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臯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臯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臯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

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受之不以官隨愛而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臯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

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

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子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

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蘖。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爲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夷沈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上計也。離虧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臯。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信。

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並新序

樂毅報惠王書

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
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
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
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
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
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
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
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
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
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
軍之功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
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
聽以與寡人有郤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
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
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
○史記惠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

而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先王舉國以下赤牘清裁作惠王與毅書王云樂君報書善矣惠王書亦自委曲懇至足以節前非而動忠志按國策史記並不言書今存于

注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臯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臯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臯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臯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

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于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辜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

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蘖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諭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禍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

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乎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畱意焉

戰國策

同前

史記

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

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臯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

畜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

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夏侯玄曰觀樂生遺惠王書其庶乎知幾合道以禮始終者與

燕王喜

惠王曾孫孝王子立三十
三年爲秦所虜而燕亡

遺樂間書

惠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居燕三十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計欲攻趙而問於間間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燕軍禽栗腹間入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與趙和王乃遺間書間怨不用其計卒留趙不報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

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臯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臯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臯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臯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

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

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臯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輒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輒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臯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戰國策

同前 史記

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
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
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
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
不若殷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
不爲君取也

無名氏

獻燕王噲書

會易王子立三年讓國子之又二年齊伐燕會歟

或獻書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三年與楚二晉攻秦不勝而還陳師道曰此當是昭王時

燕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彊事彊可以令國
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彊而不可以爲萬世則
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
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
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
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
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
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
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
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

不妄行舉計謀者皆
士而謀
軍謀

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
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遂不悟
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
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土以
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
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
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
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
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
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戰國策○鮑彪云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會

庸主亦能感動惜乎吉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蘇代

東周雒陽人蘇秦弟與兄萬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自宋遺昭王書

代與燕相子之婚乃使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因言齊王之不信其臣不能霸以動燕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立昭王代歸齊復之宋齊攻宋急代遺昭王書昭王善其書乃召代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出走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
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弱
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
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

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

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

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蹣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戰國策○

秦王者秦昭王涇陽高陵並昭王母弟

同前

史記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

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齊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収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

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

王之事也。

自齊獻昭王書

代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以書自白

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賤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臣之所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女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殃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

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大馬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王事之王欲驛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戰國策○所處重卵一作所重處重留○

陸深云燕昭卽位志復齊讐非一日矣樂毅至燕在十七年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

患齊之彊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爲之間齊離燕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騎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蓋毅之爲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以此勝何暇乎代之爲哉代之輕詐反覆效用於燕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所以成功也

太子丹

燕王
喜子

與麴武書

麴武史記
作鞠武

丹質于秦逃歸怨秦欲報之與其傅麴武書
○史記丹因武得交田光先生而田光言其
友荆軻於丹使刺秦王不中以歟秦伐
燕燕王喜斬太子丹以獻然秦竟滅燕

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曾得覩君子雅訓欲有所陳幸垂覽之丹聞丈夫之道節義廉恥受辱以生也真正所羞之見却以虧其節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歟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諸侯最甚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

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勇士集海內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當千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日於天地歟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爲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抑亦大夫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

燕丹子○真正二句
無以爲歎並有脫誤

代

代王嘉

本趙公子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
爲代王與燕合兵燕亡代亦爲秦滅

遺燕王喜書

秦所以猶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

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

史記

衛

宋石

尺牘作魏
宋石誤

遺荆衛君書

宋石衛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石遺衛君書

二君相當兩旗相望惟母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害者相避也

韓非子○怨下一有也字

宋

韓馮妻何氏

九域志馮康王舍人

遺夫書

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而馮怨王囚之論爲城旦妻遺馮書謬其辭王以問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俄而馮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遂自臺投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遺書與王王怒弗聽使人埋之塚相望也有文梓生于二塚之端屈體相就根交于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栖泊樹上交頸悲鳴宋人號其木曰相思樹今睢陽有韓馮城

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

形管集作何氏答夫歌

與康王書

康王名衍爲齊所滅宋亡其先周成王封殷微子啓于宋

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屍骨賜馮而合葬乎

干寶搜神記○不利其死九域志法苑珠林作妾利其死

書記洞詮 卷三

十九

一

書記洞詮卷第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四

趙

趙鞅

文子武之子。謚簡子。趙正卿與秦共祖造父事周穆王。賜以趙城。因氏。烈侯籍始爲諸侯。

與子伯魯無恤書

趙簡子大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一書。牘親自表之。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是爲襄子。

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

韓詩外傳

程本

晉人。字子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趙聘不起去之。齊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今傳。

者有劉向校定序漢藝文隋唐宋志悉無其目
吳競李淑二家亦不載必後世文士依託也

答趙簡子書

子華子違趙燭過典廣門之左曰彼庶人也
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寘也簡子曰而士以兵
之燭過至苓塞子華子行五日矣簡子悔之
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
子再拜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簡子得書召
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
本吾且死汝必反之

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
聞之物局於所耳士局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
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
穴成於上狐狸藏矣谿谷深而淵成於下負鼈安矣

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
佞實有隱衷惟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
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
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歟以寘溝畊其敢忘主
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

子華

秦弟見兄遂
亦皆學游說

上惠文王書

惠文王名何武靈王
少子趙至武靈稱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厲爲齊上
書說趙王○按此齊閔王時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
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

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

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摯者七百里秦以三軍疆弩坐羊腸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榆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逆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岷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

杵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軻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事趙宜爲上交今乃以邸臯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戰國策○東一作畜讎杵酬醉同逆一作遇原作吾危一作抱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渤海有三戶皆近趙齊乃西師以下齊原並作韓○按策多爲韓言乃趙籍擊韓而厲爲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指韓而首云伐齊殊不合法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爲齊抑馬也

遷之所改歟然趙伐韓事亦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不同強爲之說鮑專據史文輒政大不然也

同前 史記

惠文王十六年秦與趙擊齊齊人患之故厲爲齊遺趙王書趙乃輒謝秦不擊齊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

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餕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闢至

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穿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_{國子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TO C}榆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齊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巫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臯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

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

諒毅

爲趙獻秦昭王書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孝成王使賀三
反不得通憂之諒毅者辯士也親受命而往
至秦獻書昭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
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毅曰趙豹平
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
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今使臣受大
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不敢不行無乃傷
葉陽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

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

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君若無辜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

戰國策

無名氏

爲齊獻孝成王書

王名丹惠文王子

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而臣竊恠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

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

戰國策

山陽侯天使

神

遺趙無鄙書

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鄙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祀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大山祠祀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關地千里

趙無鄙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囁鬢麋髭顚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

南伐晉別北滅黑姑

史記

同前

風俗通

無卹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鬚髯大膺大胷脩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

魏

無名氏

爲魏獻秦昭王書

魏哀王時

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輒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彊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彊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

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

大挫國必大憂

戰國策○鮑彪云征伐先後理正應爾故司馬錯爲秦議以伐蜀爲先藝

祖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蜀

曲沃負

上哀王書

襄王子姬姓畢公高之後畢萬事晉封于魏至斯命爲諸侯惠王鑿稱王

負大夫如耳母也哀王爲太子政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負因款門上書王召入對以此毀貞女之行亂男子之別王善其言遂還太子妃而賞負三十鍾

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

列女傳

范痤

獻安釐王書

王名圉昭王子

痤爲魏相趙孝成王用虞卿計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痤於魏而欲移從於趙魏王許諾使司徒執痤而未殺也痤獻書魏王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信陵君遽言之王而出之

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歟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唉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歟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

戰國策○史記云王使吏捕之圉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子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

鄆信陵君無忌書

無忌安釐王異母弟封信陵君相魏

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

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彊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

戰國策○

王云襲趙之欲倍趙之割此語有以深中信陵之畏矣故免

同前

史記○說苑亦載

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

田齊

閔王

名地宣王子燕樂毅下齊王出走莒楚使淖齒殺之其先陳厲公子完奔齊爲工正食采

遺楚懷王書

王名熊槐威王子

于田至田和爲諸侯

潛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使使遺楚王書楚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議當合齊以善韓懷王許之

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

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

史記

謝孟嘗君書

閔王使孟嘗君就國於薛客馮煖西游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賈黃金千斤文車二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煖復誠孟嘗君請立廟於薛

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辜於君

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

戰國策

田文

靖郭君嬰庶子威王孫嗣立于薛是爲孟嘗君

遺秦穰侯魏冉書

齊湣王時孟嘗君歸老于薛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之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穰侯書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齊滅宋欲去孟嘗君奔相魏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

齊秦相取以臨三晉禮必弁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
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
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
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
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

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

史記○戰國策

薛公爲魏謂穰侯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弁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得封君齊破晉彊秦王畏晉之彊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敝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採晉以爲重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鮑云此時文未

相魏其言爲魏意親之矣

魯仲連

齊人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

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惟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因罷兵到聊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史記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復見辱乃自殺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
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

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歟生榮辱尊卑賤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

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

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

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歟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忿恚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

圖之

戰國策○鮑虎云彪按此書以齊閔爲宣王蘇

錄之誤代爲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殆爲後人傳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不暇檢校也陳師道正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書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且田單卽墨起七十年

餘城卽復爲齊不聞聊城尚爲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歟今日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爲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卽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卽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爲齊守而非燕將爲燕守者此誤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卽墨亂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一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濬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復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前所殺燕將惟騎劫爾不聞其他此因騎劫而訛也○余祭酒有丁云按聊城事在田單復齊後或當長平之前此書乃引栗腹事故鮑彪疑爲後人補撰

同前

文記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主不怯死而滅名忠

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勞辱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壞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

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

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歎恠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歎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外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

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歿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振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懣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懣之節定繫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卽墨富豪

遺燕將書

田單齊將也燕軍大破齊國單守卽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板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遺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人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書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卽墨卽降願無掠虜吾家族妻妾令安堵

田單子

書記洞詮卷第四

卷四

書記洞詮卷第四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五

江東 梅鼎祚 築輯

秦

昭襄王

嬴姓名則一名稷武王子其先周封伯驩之後非子于秦至惠文稱王始皇稱帝

遺楚懷王書

懷王名熊槐威王子

初懷王使太子橫質于秦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太子殺之而亡歸秦復伐楚昭王遺懷王書懷王於是往會秦昭王閉武關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

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

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

史記

遺楚項襄王書

項襄王名橫懷王子

卒得一樂戰史記○王云既詐其父又迫其子秦不仁甚矣始桃禍以陷親復屈讐而自佚

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

項襄得謂

之子乎

遺趙平原君趙勝書

勝趙惠文王弟爲趙相魏齊魏諸公子爲魏相

稽入秦昭王以爲相封應侯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昭王欲爲睢報讐乃詐爲好書遺平原君平原君入齊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使人歸取魏齊頭且復遺趙王書齊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初難見之齊怒而自到趙王卒取其頭予秦秦乃君歸趙出平原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遺趙孝成王書

孝成名丹惠文王子

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記

始皇帝

名政莊襄王楚子母呂不韋姬有身而內于楚嗣秦王二十六年并天下稱始皇帝

爲王賜文信侯呂不韋書

不韋陽翟

大賈人

莊襄王子楚初爲質於趙不韋賈耶鄆見而憐之因西游秦求爲安國君適嗣取耶鄆姬卽位以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三年薨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太后時時與私通又進大陰人嫪毐幸太后事洩夷嫪毐三族而遷太后免不韋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

文信侯秦恐其爲害乃賜之書不韋恐誅飲酖而歿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史記

與燕太子丹誓書

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

足
燕丹子○一云廢門肉烏生肉足○按風俗通云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人生害足
井上株木跳度瀆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
欲殺之言欲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
應於是遣使歸國事與語稍不同按史記刺客傳太
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論
衡載感虛篇風俗通載在正失並辨以爲非然亦並不言爲書

報丞相李斯

斯治驪山陵上書云臣所將卒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難抑之空空如下天狀帝報之○是時始皇已稱帝斯所上乃疏類也尺牘併收今但存注

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周秦故蔡質漢儀

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

賜公子扶蘇書

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扶蘇及崩高與李斯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封其書以皇帝璽扶蘇自殺蒙恬以屬吏使者還報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

以兵屬蒙恬與卒會咸陽而葬

又詐書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

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劒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

史記

繞朝

秦大夫

贈士會策

晉襄公之卒也秦送公子雍于晉趙宣子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先蔑奔秦士會從之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女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云云旣濟魏人譟而還其帑

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左傳○楊用脩云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

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妙韵之誤耳杜注策馬樞臨別授之馬樞竝示已所策以諭情鼎按二語亦不類書體然劉彥和實謂詳觀四書辭若對面今姑存之以待博識

公孫鞅

本衛庶孽公子事魏相公叔痤痤死迺西入秦相孝公封于商號爲商君

遺魏公子卬書

秦孝公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遺卬書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破其軍

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然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社稷

史記

蘇代

爲齊獻穰侯魏冉書

冉其先楚人莘姓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封穰侯相秦

趙與秦伐齊齊襄王懼令田章以陽武合于趙而以順子爲質趙惠文王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請益甲四萬伐齊代爲齊獻書穰侯於是穰侯不行

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讐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如猶以千鈞之弩濱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劙則秦

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脇肩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戰國策

同前

史記

秦昭王三十三年穰侯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益趙兵以伐齊懼使代陰遺穰侯書穰侯引兵而歸

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

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

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害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

范睢

字叔魏人從須賈使齊譖以持魏國陰事告齊魏相咎擊睢佯死逃入秦爲相

獻秦昭王書

睢因王稽入秦更名張祿稽言之秦王秦王弗信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鄖郢楚懷王幽歿於秦東破齊潛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

廣其陶封睢乃上書昭王大說謝王稽使以傳軍召睢因得進說王親韓魏以威楚趙楚趙附則齊必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因言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而不聞有王以恐動之於是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收穰侯之印使歸陶拜睢爲相封應侯

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復

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古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辜今臣之冒不足以當椹質要

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闇於王心耶亡其

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

戰國策一作闔

同前

史記

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畱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

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碗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

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作概

韓非

韓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使秦秦王悅之爲斯所譖下吏自殺

上秦王書

秦伐韓非使秦說以宜從韓伐趙欲以存韓李斯以爲不然請往詔韓王未見上韓王書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彊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賈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土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

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彊敵有蓄積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彊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慙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賈人之計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

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荆重
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
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
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
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
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
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
也韓秦彊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
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
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彊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

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

韓非子○趙少宰用

賢云非直指貴臣之失計宜乎斯之自爲淫說而不
能免也范睢三見秦王而猶慮左右之竊聽先言外
事以嘗秦王非
智不及此矣

李斯

楚上蔡人初爲呂不韋舍人因
得以說秦王仕至廷尉以罪族

上秦王論韓非書

詔以韓客之所以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
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
恆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疎則發矣夫韓雖臣
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
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

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彊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闢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

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闢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禽彊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不足下一
有爲字

上韓王書

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

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屢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彊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

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彊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

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彊秦夫
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
散則無軍矣使臣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
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
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
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游觀
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
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
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
報決並韓非子

上秦王諫逐客書

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
室大臣皆言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
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斯亦在逐中乃上
書秦王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
遂并天下○新序云斯在逐中首
上諫書始皇使人逐至酈邑得半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
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
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
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

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徵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

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驥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遐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遂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

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襄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史記

陳餘
大梁人從趙王武臣爲大將軍後立爲代王爲張耳韓信斬泜水上遺章邯書

楚已破秦軍章邯爲秦將距項羽軍漳南邯軍棘原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司馬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相國趙高願將軍孰計之是時餘爲趙將軍鉅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是時餘爲趙將軍鉅鹿之北亦遺邯書邯狐疑與羽約降羽立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欣爲上將軍秦軍白起爲秦將南征鄖郢北阨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

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
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
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
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直諫外爲亡國將孤
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
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鉞
質妻子爲僇乎

史記

同前

班固
漢書

白起爲秦將南并鄖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
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

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
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竝起茲
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
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
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
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
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之南面稱
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

同前

荀悅
漢紀

白起爲秦將南拔鄖郢北坑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

計卒賜死于杜郵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數千里竟死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將三年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丞相趙高專政日久今事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免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死無功亦死且夫天亡秦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

辯士

遺秦將章邯書

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二世

華廩善文

秦將

詐二世遺李良書

辯士隱姓名遺邯書

初陳涉爲王攻秦使陳人武臣略趙地自立爲趙王因使李良略常山既定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良書不封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道逢趙王姊伏謁不下車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慙怒遣人追殺姊遂襲邯鄲殺趙王

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譽良

史記

日語津語

卷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六

江東 梅鼎祚 簡輯

春秋辭命

粵在春秋朝覲征伐聘問燕饗非文辭不爲功

劉子玄史通所謂典而美博而奧述遠古則委

自由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諒非經營草創出

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者也真氏文章正

宗云周官大祝作六辭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

禱曰誅因取左傳國語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曰

列國往來應對下至兩漢詔冊而止總名之辭

命本朝楊太史慎赤牘清裁董引數條王司寇

世貞稍爲推廣貞氏主在大篇楊王意持短語

鼎按時若歸生之執訊魏獻之討禮孫僑之規

重幣叔嚮之論刑書者顯稱爲書前已正錄它

凡茲屬要皆運藻于心寄文于口雖繇乘野之規

獲實非削札所陳而體裁頗近轉相模放富備豔
有餘足供采擷今亦附載三卷内外傳則

矣它若公穀管晏越絕呂覽韓詩說苑之不汎引以本別於書也然要取其子式類書而已正宗如止殺衛侯王孫滿對楚子之屬叙致頗殊清裁如公孫黑肱戒子之屬蹊徑猶遠亦不槩錄

周

襄王

姬姓名鄭惠王子

使宰孔賜齊桓公胙

宰孔公孫閱

葵丘之會王使宰孔賜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下拜登受

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後命

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國語云余

桓公對

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
墮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

並左傳

使魯告難

王弟大司馬帶以狄師伐周周師大敗王出適鄭處于汜使來告難

不穀不德得臯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
叔父

臧文仲對

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左傳

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
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
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
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
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
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
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
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國語

陽樊人倉葛

告晉文公

王既弗許晉文公遂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
陸繕組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
民倉葛呼曰云云公
曰君子也乃出陽人

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
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
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
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敢私布之於吏唯

君圖之

國語載而辭不同○周語亦

定王

名瑜頃王子

辭晉獻捷

晉侯使鞶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
辭焉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如疾伯

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鞶朔
上軍大夫名位不達于王室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
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鞶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
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鞶伯其敢廢舊典以忝
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
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左傳

靈王

名泄心
簡王子

賜齊侯命

王使劉定公賜齊靈
公命將婿於齊也

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
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

靈公名環
命定公名夏

瑕禽

對王叔之宰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陳生怒出
奔及河復之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
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王叔

之宰曰簞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爲上矣瑕禽曰云云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
辭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簞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簞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左傳

景王

名貴靈王子

追命衛襄公

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

叔父咷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
圉亞圉

左傳○二圉周之先也爲

使詹桓伯辭於晉

周其人與晉闔嘉爭闔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穎王使詹桓伯辭于晉王有姻喪晉使如周弔致闔田與遂反穎俘王亦執其大夫襄以說于晉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櫓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

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寇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左傳

劉獻公

名聲字伯
金周卿士

對晉叔向

平丘之會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云云叔向告于齊齊人懼從之

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

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

叔向告齊

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

齊對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周命何盟之尋

叔向對齊

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

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

齊人對

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並左傳

王子朝

景王子

告諸侯

初景王愛庶子朝欲立之會崩國人立長子猛爲悼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而立勾是爲敬王召伯盈逆王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備子朝也子朝使告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

文辭何爲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委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

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廟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頽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頽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狃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調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

漢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闕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敬王

名勾景
王子

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王徙居成周成周狹小故謂城之魏獻子使伯音對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成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

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伯音對

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左傳

魯

隱公

名息惠公子攝國爲公子翬所弑

辭宋使

宋人取邾田鄭人以王師會邾伐宋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以爲道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邾也將赦之問於使者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

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

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使衆仲對齊使

衆仲公子益師子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之

君繹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請薛侯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乃長滕侯○

滕姬姓薛任姓○羽父公子翬

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鹽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

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

辭齊侯讓許

齊魯衛伐許克之齊侯以許讓公公辭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辜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

鄭莊公告百里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嘗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

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弟謂叔段寄食于外

告公孫獲

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歟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旣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

岳之胤也天而旣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並左傳

莊公

名同桓公子

使弔宋

宋大水公使弔焉宋對之臧文仲曰宋其興乎旣聞公子御說之辭也曰是宜爲君有恤心

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

宋對魯

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魯人告齊

桓公與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

彭生

文仲公子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

並左傳

臧孫辰

文仲公子
彊之後

如齊告糴

魯饑文仲爲卿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

祗實永饗而賴之

國語

公子遂

襄仲莊公子

辭玉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賓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之

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

賓答

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籍寡君

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

左傳

展喜

使犒齊師

齊孝公伐我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左傳

季孫行父

文子公子友之孫

告晉韓穿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

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計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承命小國所望而懷也曰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衷妃耦

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
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
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左傳

叔孫僑如

宣伯得臣子

使告郤犨

晉人執季文子于苦丘用宣伯之譖也旣出之而與魯盟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樂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
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
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
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

左傳

季孫宿

武子

使行人告晉

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謫武子還使行人告晉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武子又對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
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又對

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問加貺

左傳

孟孫蔑

獻子

對晉知武子

魯襄公晉悼公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子

曰獻子

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請屬鄆于晉

襄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不許孟獻子曰云云晉侯許之焉

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

臯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並左傳

子服椒

惠伯子服它之子

一曰孟椒子服湫

對晉叔向

齊崔杼弑莊公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

君舍有臯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左傳

臧孫紇

武仲文

對晉

晉及鄭平使叔肸告于諸侯襄公使臧孫紇對之

凡我同盟小國有臯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宥寡君聞命矣

使告臧賈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歿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姜氏愛之故立之。賈爲出在鑄及紇以季孫之故出奔邾自邾使告賈且致大蔡焉。賈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復如防來告。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乃立。

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辜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如防來告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

熟敢不辭邑

左傳○二勲文仲宣叔

厚瘠

成叔

弔衛

衛獻公以孫文子之難出奔齊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使大叔儀對之

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

大叔儀對

羣臣不佞得臯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弃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厚重拜大貺

左傳

叔弓子敬叔子
嬰齊之孫

辭晉平公

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
館又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
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

又辭致館

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
館左傳

叔孫不敢

成子昭子
姬之子

告子家羈

子家子名羈
歸父之孫

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
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
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
不敢以告

子家羈對

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
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

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

左傳○公衍公爲昭公二

子始謀逐季氏者

子服何

景伯昭伯回之子

對吳

哀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對之乃與之

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耀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

又對

黃池之會吳與晉爭先吳先晉人吳人將以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

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

季孫肥

康子左傳

使冉有弔宋景曹

宋元公夫人景曹卒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也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

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
繩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
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左傳

正常

告于朝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之公使視之則或殺之矣

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

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

端木賜

子贛

對齊陳成子

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人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對之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

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駒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

左傳

桓魋 向魋

辭哀公

公攻桓氏桓魋奔衛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桓氏之祀辭曰

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

左傳

齊

桓公

見前

盟諸侯於葵丘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左傳

管夷吾

字仲

辭周襄王

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退

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襄王命

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左傳

頃公

名無野
惠公子

使請晉戰

晉會魯衛曹及齊戰于鞌師至靡
笄之下齊頃公使請戰晉對之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

晉對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又

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

晉韓厥告齊侯

鞌之戰齊師敗績頃公爲晉師所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

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

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左傳

國佐武子歸父之子
一曰賓婿人

對晉師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墜齊侯使賓婿人致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故賓婿人對晉人許之對焉同叔蕭君之字其子乃頃公之母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令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令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予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

不濃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回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晉人對齊

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左傳

杞梁妻

辭莊公

齊侯襲莒莒子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其妻子于郊使弔之辭齊侯弔諸其室

殖之有臯何辱命焉若免于臯猶有先人之敝廬在

下妾不得與郊弔

左傳○殖即梁

景公

名杵臼
靈公子

告魯昭公

昭公伐季氏不克孫于齊景公信于野井而告之臧昭伯率從者爲盟

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

臧昭伯爲盟載書

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繢綻從公無通外內

致郿于魯叔孫武叔

侯犯以郿叛奔齊武叔
聘于齊齊侯享之曰

子叔孫若使郿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叔孫武叔對

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並左傳

景公使請繼室于晉

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

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嬪寡人之望也

先君之適爲少姜

晉韓宣子使叔向對

晉平公

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

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辭更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

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並左傳

死何忌

辭齊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死何忌辭子石公孫青也聘衛有禮故齊以爲賞

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左傳

虞人

辭景公

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使執之辭曰

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左傳

悼公

名陽生景公子

對鮑子

鮑牧

景公初愛孺子荼及卒陳僖子廢荼而召公子陽生立之是爲悼公鮑子不可悼公稽首曰云云旣立使朱毛告于陳子旣而悔之

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

告陳僖子

田乞

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

並左傳

閭丘息

告魯哀公

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公先至陽穀閭丘息曰云云辭曰敢勤僕人

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

書記同全

卷六

三五

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末次請除館於舟道
左傳

書記洞詮卷第六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

獻公名諱諸
武公子

使荀息假道於虞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塗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晉滅虢遂併滅虞

冀爲不道入自顛輶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救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舉于虢

惠公名夷吾
獻公子

使梁由靡告秦穆公

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
曰子厚賂秦人以入吾主之喪吾許諾使梁
由靡告秦穆公

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
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艸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
之不祿衷亂竝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臯人克伏其
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
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
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
不敬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

君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
臣也

國語

使謂里克

初獻公使荀息傳其子奚齊里克殺奚齊于
次荀息立公子卓里克復殺卓荀息死之夷
吾遂立是爲惠公公將殺
里克使謂之伏劍而歿

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
不亦難乎

里克對

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

左傳

使請秦戰

秦穆公伐晉惠公使韓簡請戰秦使公孫枝對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公拔舍從之秦伯使辭晉大夫三拜稽首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云云乃舍諸靈臺

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

秦公孫枝對

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左傳○國語云惠公令韓簡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橫雕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

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

屠岸夷

告公子重耳

驪姬之難公子重耳夷吾出奔在外獻公卒里克及鄭不殺奚齊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于翟請納之重耳用舅犯言出見使者辭曰呂甥及郤至亦告公子夷吾于梁夷吾許諾使告於秦穆公秦使弔重耳於翟重耳復出見使者而辭之遂內夷吾是爲惠公

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鉢

重耳辭

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歟又不

敢蒞衷以重其臯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

國語

狐突

對懷公

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復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

曰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

淫刑以逞誰則無臯臣聞命矣

瑕呂飴甥

子金

教郤乞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左傳○圉惠公子皆避位

文公

名重耳
獻公子

辭寺人披

呂郤畏逼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既而見之以難告

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

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

國語云文公辭寺人勃鞮曰驪姬之

譏爾射于屏內困余於蒲城斬余衣袂又爲惠公從余於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伯楚勃鞮字

寺人披對

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

左傳

文嬴文公夫人襄公嫡母

請三帥

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

左傳

郤克

獻子駒伯成子冀缺之子

獻禮齊頃公

克聘于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克怒歸請伐齊于是有靡笄之勝頃公來朝晉克獻之以得隕命之禮

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愁御人

國語○愁願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

士燮

范文子會之子

會楚盟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

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苗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左傳

厲公

名壽曼景公子

使呂相絕秦

相魏宣子呂錡之子

秦桓公旣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是以諸侯睦於晉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杜注云蓋口宣已命是本非書也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能奉祀於秦文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亂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緩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歟我君寡我襄公

迭我穀地姦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
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穀之師猶願赦辜於穆公
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
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
出又欲闕翦我宮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
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
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

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鄆芟夷我農功虔剏我邊陲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
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
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
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
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
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
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
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

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
諸侯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
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
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
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
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

辭於樂書中行偃

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戎告厲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攻郤氏殺之而尸諸朝士然請誅樂書中行偃以絕君患勿聽使辭于二子二子皆再拜稽首乃歸

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

樂書中行偃對

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歟君之惠也二臣雖歟敢忘君德

左傳

樂緘

書之

使行人造子重

初樂緘使於楚子重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何如曰好以暇及鄢陵之戰請攝飲焉以實楚之言厲公許之使行人執榦承飲造于子重子重受而飲之

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

左傳

悼公

名周襄
公曾孫

言於諸大夫

晉人囚厲公使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大夫逆於周原周子曰

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

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左傳云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羣臣對

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敢不承業

並國語

賜魏絳樂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讐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舞鍾二肆及其鉢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絳辭公再命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國語云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華

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

○九年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於陳七年會鄖

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一年會鄭戊虎牢十一年同盟毫城北又會蕭魚

魏絳辭

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再賜

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憂之

並左傳

士匱

范宣子文子燮之子

告齊

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匱告于齊齊侯乃盟于耏外
寡君使匱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匱乞盟

左傳

合諸侯載書

晉合諸侯伐鄭鄭行成乃同盟于毫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書曰

凡我同盟母溢年母壅利母保姦母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亾氏踣其國家

左傳

數戎子

晉合諸侯會吳于向爲吳謀楚故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將執戎子駒支親數諸朝駘支對之賦青蠶而退宣子使卽事于會成愷悌也○戎四嶽後皆姜姓又別爲允煌其先在燉秦穆逐之

來姜戎氏督秦人追遂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

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

駒支對

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母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剪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

殲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殲志也豈敢離過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畢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晉焉

並左傳

士弱

莊子

盟鄭載書

諸侯伐鄭鄭服而同盟于戲士莊子爲載書鄭公子駢進曰云云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公子駢對

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並左傳

荀偃

中行獻子伯游庚之子

禱河

平公伐齊將濟河獻子以

朱絲繫玉二鼓而禱曰

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
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
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

左傳○環齊靈

公名彪晉平公名

樂盈

懷子

辭于周行人

盈父匱娶于范宣子而生盈初匱強逐范鞅使奔齊及匱卒盈母祁與其老州賓通懼盈之討也憇諸宣子曰盈將爲亂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王使候出諸輶轂

天子陪臣盈得臯于王之守臣將逃臯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效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匱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亾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匱之臯臣戮餘也將歸歿于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左傳○樂武子書匱之父

趙武

趙孟朔之子

對宋向戌

向戌欲彌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救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謝絳縣人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人年長無子而往與於食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蓋七十三年矣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遂往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尉輿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辜也敢謝不才

請楚

魯季武子伐莒取鄆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將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叔孫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趙孟乃請諸楚免孫叔

魯雖有臯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臯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

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邵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遂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有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

其圖之

並左傳

士匄

伯瑕文伯弱之子與宣子同族同名

讓鄭子產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襄公喪故未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子產對焉士文伯復命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也如是夫子產有辭也

救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

若諸侯之屬辱在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戶館高其閨闥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救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

子產對士文伯

以救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

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辜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墳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不畏寇盜而

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辜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衷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左傳

平公

名彪悼公子

賜鄭公孫段策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

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勿忘賜文州田以胙乃舊

左傳○子豐段勲父州田晉邑

罕舌肸

叔向

辭諸侯大夫

晉平公卒旣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

辭魯

鄭人莒人憩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子服惠伯對之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

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弗克

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子服惠伯對晉

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

左傳

韓起

宣子厥次子

請鄭子產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宣子買諸賈人請諸子產子產對之宣子辭玉

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

曰必以聞敢以爲請

子產對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母或匱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我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敘邑也亦勿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

辭玉

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臯敢辭之

並左傳

謝叔向

叔向見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宣子首拜稽

起也將亾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國語

邊吏

讓鄭

鄭之火也子產授兵登鄆晉之邊吏讓鄭子產對之

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委望不愛牲玉
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擗然授兵登陴將以
誰臯邊人恐懼不敢不告

子產對

若吾子之言救邑之災君之憂也救邑失政天降之
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救邑不利以
重君之憂幸而不亾猶可說也不幸而亾君雖憂之
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委在晉旣事晉矣其敢有二
心

左傳

士伯渥濁

貞子

告魯叔孫婼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見士
伯士伯曰云云叔孫受禮而歸

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救邑之禮將致
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

昭公

名夷平
公子

告魯昭公

公自齊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
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
于晉晉人使公復
于竟而後逆之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
卽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

言自使齊逆
君也○左傳

荀躡文子

告魯季孫意如

晉侯將納昭公召季孫意如于適歷荀躡告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焉因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蹠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歟君其入也公對云云荀躡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

寡君使蹠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

季孫意如對

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辜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因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魯昭公對

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並左傳

使告趙孟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不殺安于使終爲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文子使告于趙孟安于縊而歟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知伯從趙孟盟

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歟二子旣伏其辜矣敢以告

趙孟告知氏

主命戮臯人安于旣伏其臯矣敢以告

左傳

趙鞅

誓師

鞅納衛太子蒯聵遇鄭人爲齊人輸范氏粟者戰于戚誓曰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綏縕以戮桐

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左傳○志父簡子更名

使告衛

鞅使告于衛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叔之鞅圍衛

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

左傳

晉人

乞師于魯

晉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五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太史謝之

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汝

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

晉太史謝臧石

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左傳

董褐

請吳

吳王夫差與晉定公會于黃池爭長吳王率師挑戰晉乃令董褐請事吳王親對之晉令褐復命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軒晉侯亞之

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

吳王對

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復命于吳

寡君之言周室旣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

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第許諾傳左

趙無恤

襄子

造越軍

越圍吳襄子欲敵越救吳家臣楚隆請嘗之先造于越軍許之乃告于吳王王拜稽首曰

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簾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不得矣

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嘉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

告吳王

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

並左傳

秦

穆公

名任好
德公子

使公子紮弔晉重耳于翟

寡君使紮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

重耳辭秦使

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歿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

國語

辭晉大夫

韓原之戰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三拜稽首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云

二三子何其惑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

晉大夫對秦

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左傳

穆姬

晉惠公姊爲秦穆夫人

告秦伯

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次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

之並左傳

百里視字孟明

晉以文羸之請歸孟明已復追之則在舟中矣釋左驟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而對君之惠不以累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歟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楚

謝晉

成王名惲文王子

告齊桓公

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公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楚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

子使與師言
管仲對之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楚對

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

問諸水濱

並左傳

成得臣

子玉

使請戰

晉伐衛楚救之成王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

之師

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

左傳○初爲賈謂子玉過三百乘則不能以入

使鬪勃請戰

晉師次于城濮子玉使鬪勃請戰晉侯使樂枝對之

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樂枝對

寡人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左傳

莊王

名旅穆王子

命解揚

楚伐宋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登諸樓車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楚子舍之以歸爾旣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吾無信女則弃之速卽爾刑

解揚對

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使唐狡蔡鳩居告唐惠侯

二子楚大夫唐楚屬國

楚與晉戰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使潘黨從唐侯以爲左拒
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臯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

並左傳

楚少宰

如晉師

莊王圍鄭晉景公救之楚使少宰如晉師隨季對之見子以爲諳使趙括從而更之

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

二先君謂成王穆王

晉隨季對

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

趙括更辭

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
羣臣無所逃命

左傳

攝叔

獻麋

泌之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云云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是時攝叔爲右而獻麋者乃攝叔也故晉鮑癸曰其右有辭謂此亦

牘清裁作鮑癸誤

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

左傳

晉魏錡獻麋

錡使楚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云云叔黨命去之○按叔黨卽潘黨潘庭之子又杜注云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據注則是射麋者爲晉魏錡而顧獻者亦錡也赤牘作潘黨黨乃楚人何以云不如楚且又何叔黨命去之邪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辭敢獻于從者

左傳

公子側

子反

語晉郤至

郤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尋入卒事

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

賓對卽郤至

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

又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遷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

賓又對

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饗燕之禮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

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于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並左傳

對鄭悼公

鄭伯伐許晉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

君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則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左傳

共王

名審莊王子

使問晉郤至

晉與楚戰于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免胄承命

三肅使者而退

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

無乃傷乎

國語殷下無也字識作屬

郤至對楚使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

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

告大夫

楚子疾告大夫莫對五命乃許及薨謚之共

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

並左傳○尺牘載共王止子反歟數語此例甚繁不錄

康王

名昭共王子

告子庚

公子午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于庚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于庚子庚子庚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庚帥師治兵於汾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歟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

左傳

伍舉

食采於椒
一云椒舉

致鄭于晉

許男如楚楚靈王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晉使叔向對之椒舉請昏晉侯許之

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晉叔向對

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

辭宋太子佐

楚會諸侯于申宋太子佐後至靈王因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于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左傳

遠啓疆

爲靈王太宰

召魯昭公

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
薳啓疆來召昭公辭曰云云公乃如楚

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
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
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
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
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
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
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後致君之嘉惠是寡君
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

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
于蜀以請先君之貺

嬰齊楚令
尹子重

賀魯昭公

楚享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
啓疆聞之見公拜賀曰云云公懼乃反之

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
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

並左傳

遠越

司馬

使告于宋

宋華氏以南里叛薳越將帥師逆
華氏使告于宋華氏之徒出奔楚

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

請叟而戮之

宋元公對

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
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
無過君若惠係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

唯君圖之

左傳○華向公族

申包胥

楚大夫

如秦乞師

吳破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

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

藍尹亹

對昭王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見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予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後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亹對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
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
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
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歟歟在司敗矣唯
君圖之

君圖之

楚人

命晉士蔑

楚圍蠻蠻子赤奔晉陰地楚使謂陰地之命
大夫士蔑士蔑請諸趙孟乃執蠻子赤歸于
楚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

通於少習以聽命

左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八

宋

穆公

名和宣公
讓其弟立

告孔父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孔父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卽位

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晉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

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

左傳○與夷殤公名

華耦

華督曾孫
督弑殤公

辭魯宴

耦來盟于魯其官皆從之文公與之宴辭曰

君之先臣督得臯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

左傳

華元

告楚子反

楚伐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云云子反懼與之盟而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

左傳

向戌

辭晉與逼陽

逼陽妘姓國

晉會諸侯于祖攻逼陽滅之以宋嘗事晉而宋大夫向戌有賢行欲與向戌辭乃與宋公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逼陽充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臯大焉敢以死請

左傳

元公

名佐平
公子

告六卿

元公將如晉內魯昭公夢太子樂卽位於廟
旦召六卿而告之仲幾對焉公遂行卒於曲
棘

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臯也
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惟是楓樹所以藉幹
者請無及先君

仲幾對元公

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
之法歟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歟守之弗敢失
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歟君命祇辱

左傳

鄭

厲公

名突莊
公庶子

使謂原繁

厲公欲殺祭氏不克出奔蔡自擇侵鄭獲傳
瑕與之盟而赦之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公入殺傳瑕使謂原繁繁對之縊而死

傳瑕貳周有常刑旣伏其臯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
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
父無衷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

原繁對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祀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

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

左傳

燭之武

說秦穆公

晉侯秦伯圍鄭鄭文公使之武夜
繩而出見秦伯說舍鄭與鄭人盟

秦晉圍鄭鄭旣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

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

左傳○晉惠公許賂秦
河外五城卽焦瑕也

弦高

犒秦師

秦師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
以乘輶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
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使皇武子辭焉秦遂滅滑而還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皇武子辭謝秦大夫

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

左傳

襄公

名堅靈
公弟

逆楚師

楚子圍鄭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師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辜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

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左傳○楚滅九國以

成公

名驁悼
公弟

命子駟

公子驛
穆公子

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辟楚後也公不聽命之

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暇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左傳○鄖陵之

戰楚救鄭

王晉

簡公

名嘉僖
公子

使王子伯駢告晉

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楚子囊伐鄭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

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倣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歿亾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晉子員對

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使告楚

晉會諸侯復伐鄭鄭使良霄大宰石曼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

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

使公孫夏如晉

子西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

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于戾使夏謝不敏

並左傳

公孫僑

子產

對晉徵朝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止之

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驕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

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召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驕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酌與執燔焉閏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

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對晉獻捷

子產獻陳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云云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柏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

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臯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辭邑

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

產辭邑公固子之乃受三邑公孫
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
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左傳

請印董父于秦

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
鄭人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
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
謂國秦不其然若曰云云其可從而獲之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

數子南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犯請使女擇乃適子南氏子晳怒
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戈逐之子晳傷而
歸告大夫子產執子南而數之遂放於吳

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賢
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
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
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賢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
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
乎無重而罪

子南楚字

數公孫黑

駢之

公孫黑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
不果駢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
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尸之周氏之衢加木焉

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見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鹽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女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歟大刑將至

爲豐施歸州田於晉韓宣子

豐施爲公孫段之子初晉以州田賜段段卒子產歸之于晉韓宣子宣子辭子產又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

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請再歸州田

古人有言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

對晉韓宣子

鄭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子產對之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夫大

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歟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

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效爲惠大矣又敢求位

請楚

楚平王使枝如子躬聘鄭且致讐饑之
田事畢復致鄭人請之對曰臣未聞命

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擊櫟敢請命

對晉爭承

承貢賦

鄭定公合諸侯于平丘子產爭
承自日中以至于昏晉人許之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不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

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亾可待也存亾之制將在今矣

對晉立駟乞

駟偃娶于晉大夫生子絲弱偃卒其父兄立
駟乞子游叔父也晉人問駟乞之立故大夫
謀對子產不
待而對曰

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二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

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
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
何國之爲並左傳

游吉

子大

對楚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
如晉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
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
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
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
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

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
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
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
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

對晉

晉頃公卒游吉弔且送葬衛獻子使士景伯
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輶送葬今吾子
無二何故吉對之晉人不能詰

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
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
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

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繩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並左傳

公孫揮

子羽

辭楚公子圍

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乃館于外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焉圍命太宰伯州犁對子羽復對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

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壇聽命

楚伯州犁對

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

復對楚

小國無臯恃實其臯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

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

左傳

罕虎

子皮

告晉

罕虎如晉賀平公繼夫人且告曰云云宣子使叔向對

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

晉叔向對

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左傳

衛

州吁

莊公嬖人之子

使告宋

州吁弑桓公而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宋人許之與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

衛國之願也

左傳

石碏

使告陳

碏子厚與州吁游及州吁弑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以陳桓公方有寵於周與厚朝陳請觀王碏使告陳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並殺之

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
敢卽圖之

左傳

甯俞

武子莊子速之子

與衛人盟

成公初欲與楚羣臣不欲出奔楚晉人復成公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旣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左傳

衛人

告諸侯

宋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縊而歎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又以達爲成勞室其子復其位

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旣伏其辜矣

敢告

左傳

獻公

名衎定
公之子

使讓大叔文子

儀
大叔

孫文子之難衛侯出奔齊自夷儀復歸國使讓大叔文子

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大叔文子對

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洩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

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殃

左傳

屠伯

告晉叔向

晉會諸侯次于衛地叔鮒求貸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反錦

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

叔向對衛

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

左傳

靈公

名元襄
公子

辭齊侯

齊使公孫青聘衛靈公以齊氏之難出奔死
鳥請將事辭賓再請主人再辭乃止賓請振
主人辭賓再請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公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

賓再請

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

主人再辭

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
祧在

主人辭振

公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
敢辭

賓再請振

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
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

左傳

祝佗

子魚
史鮚

辭靈公

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
行敬子言於靈公其使祝佗從子魚辭曰

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微大臯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

左傳

公子郢

子南

對靈公

公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

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

君命祗辱

左傳

莊公

名蒯聵靈公子

禱辭

蒯聵謀入衛遇鄭人戰于勝禱曰

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左傳○勝鄭聲公名午晉云曾孫蒯聵以諱趙鞅之故敢昭告

定公名○國語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夷請無

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懼死不敢請

使鄢武子告周

鄢武子名肸衛大夫

蒯聵自戚入衛得立使告于周周使單平公對之

蒯聵得臯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

弃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

敢告執事

周敬王使單平公對

肸以嘉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左傳

陳

公子完

敬仲

辭齊侯

陳殺其太子御寇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爲卿敬仲辭焉使爲工正

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

免於臯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左傳

曹

曹人

請晉厲公

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諸侯請討之晉人執成公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讓遂逃奔宋曹人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

討我寡君以亾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
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
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左傳○公子謂子臧

吳

蹶由

對楚靈王

楚子以諸侯伐吳吳子夷昧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釀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云云乃弗殺

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

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而忘其歟亾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釀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釀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左傳

吳王闔閭

謂隨人

吳敗楚師楚昭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云云子期似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

之不吉乃辭
吳人乃退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隨人辭吳

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

左傳

伯嚭

辭陳

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使太宰嚭勞且辭芊尹蓋對吳人之內

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

陳芊尹蓋對吳

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

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歟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

左傳

吳王夫差

闔閭子

告諸大夫

越請行成吳王告諸大夫申胥諫以爲不可越王又使諸稽郢辭許之

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旣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

越王句踐使諸稽郢辭吳

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

國語

告勞於周

吳既爲黃池之會使大夫王孫荀告勞於周周敬王答之

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閭不貰不忍被甲帶劒挺鉞搘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